



家子語類

七之一易

屯至離

口 13  
2939  
24



13  
2939  
24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

易六

屯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孫賀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文  
 相為主實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  
 何若是自下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  
 上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  
 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綁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  
 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  
 問見得箇意思如何耳幹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震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

語類

卷七十

去五味均平箴



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  
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  
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  
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  
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  
故覺語意重複銖

剛柔始交而難生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營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淵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  
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研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  
可淵

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  
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  
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  
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  
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其守正  
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  
孔子釋此象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  
釋之也銖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  
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  
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  
初出時欲破地面而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

義所以不同也時幸

問屯象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此象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也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若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元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又問象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押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文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幹

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

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二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即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季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并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淵

問即鹿無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無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密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棟柯畫曰渠云魯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象

伊川說蒙亨象是掛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淵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

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我嘗說八卦着這幾個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部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淵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身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身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三三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

明則為入求我而身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入而身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之也我求入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之也也賈誼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匪曰然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概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

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三為至，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淵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淵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不皆端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沒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淵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

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攬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淵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季通云：育德是艮止也。端蒙。

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節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徃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淵

不利為寇，寇只是要丟害他，故戒之如此。淵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

成爲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矣說亦  
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上  
有

問

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學履  
問利用禦寇上卜順也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

從順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  
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  
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  
順也燾

需

需主事乎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  
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注必有功利  
涉大川亦蒙上文有乎光亨貞吉貞吉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  
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

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  
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爲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  
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  
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

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  
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  
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  
四大臣五君位

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  
堂之類銖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淵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

或云以乾去涉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忌地合當需時便需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

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忌地去便是

敬前面險處防有蹉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

如思慮兩字思是忌地思去慮是怕不忌地底意思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彙得

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

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伯豐問需字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為

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

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止是

陰位不得言不當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

亦如此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

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險為

而見望能懼而得中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中

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

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

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曰卦辭如此

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

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又問卦變

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

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

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

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

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

曰其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

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

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

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柔所事九二不克訟六

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喻

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繫帶之錫

而不免終朝之禱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

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最

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句喻句安貞句吉句

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

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

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

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銖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淵

問訟象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中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

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

來邪曰此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

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

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

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盡好看更不待

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時舉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淵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淵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

此人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

意思淵

問不來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文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

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

辨得明便止所以終吉也熹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惕故為窒塞之象淵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解者牽強曰

如此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

不言三百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

初數之類只曰不克訟歸逋竄也振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

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

解得恁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見說已做了例又却不曾見得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言無象者文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淵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無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徹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

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祭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師象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問潘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

命承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仔細解釋

問師或與尸伊川說訓為衆主如何曰從來有與尸無尸

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語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其尸而歸之義小年更讀

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其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正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舊來看得是此是祭公箴穆公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確

問易又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與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與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翰

問程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

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曰此只是錯了丁字耳莫要泥他時舉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王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淵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豈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

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豈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直

比

李問此卦太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

履學

筮字說做占决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衆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

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

比吉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此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廣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終未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  
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  
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時舉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捨之去者不  
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類不相類如何曰田獵  
之禮置旌以為門川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  
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  
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  
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  
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冷

比九五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  
邑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理  
邑人不誠如有聞無聲音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淵

易第六又在上為首自下又為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  
无首无所終也是也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佳太畜則以艮畜  
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  
不往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  
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亨亨字  
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淵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  
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  
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  
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此也得不可  
泥定一事說學履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  
不得故不能雨也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  
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  
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  
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  
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履  
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

以尚往也礪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  
剛之物故時舉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  
而已耳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往且只逐此子  
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  
之類淵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文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  
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文義看者如此文只  
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

時

本

卷二十一

五



復自道之後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  
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  
往不復之復淵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文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兩文  
自牽連上來淵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淵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  
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  
那上下底牽如手把攪住之象既兩既處言便做畜得  
住了做得兩後這氣必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  
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

那陰陽皆不利之象淵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隣是與六  
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  
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  
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  
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  
則為吉無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與  
說輒夫妻反目一文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  
此爻而凶不應矣銖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必竟陰制陽是不順  
所以雖正亦厲彌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

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其靜而不宜  
 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  
 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  
 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  
 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  
 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兩曰它也自和問  
 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言婦雖貞猶厲而况於  
 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乾  
 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  
 初雖小於生魄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文則如何  
 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太意大抵不得便宜月發望  
 六歸妹六五  
 中孚六四

履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

去淵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  
 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  
 義便是陰去躡他陽皆從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  
 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  
 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決也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  
 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正亦

危道也為戒深矣錄時舉

叔重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云夫履貞厲與象似相反何邪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賤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可時舉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辨民志便也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無定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於不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素人尊若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履道道即路也淵

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淵

履三四爻正是躡也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虎尾之象淵

志剛也只是說進將去淵

夫履是做得成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

夫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學履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否只為陽說道理者來聖人出來做漢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了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替便入亂去亂時須大人休去方做得學履

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衣袵罔罟皆是備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備侷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一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淵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逐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學履○言錄作天地閉塞萬物不生聖人亦無所施

其カ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是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荒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著人也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一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邪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曰易上如說以中止也皆是以其中止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闕底如何做得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恤後來信與不信爾義剛

子山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所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得此文

自邑言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吝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

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淵

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勿用師師是兵節凡坤有衆與土之象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獲其道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始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

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領之

否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淵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黨貞吉身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身蓋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其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

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身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無平不波無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人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

拔茅茹貞吉其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

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淵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感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淵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學履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淵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箇築着磕着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準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學履錄作助陽之意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墨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此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中文蔚學履錄略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文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文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此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端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晚他不得只得說堅固當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



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  
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上說  
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上面說出  
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說道他  
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舉  
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  
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

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

類任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  
是就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入上說辨物是就物  
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  
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  
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  
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又  
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大好兩若時位相  
應意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

言類 卷七十一  
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曠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已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

尋出底便不好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淵錄云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先號咷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領之又問同人于郊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無悔也珠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當意同人于野

問同人于野曰同入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野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時舉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礪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如何名為有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

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

問初九无妄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頭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古人於亨字作享亨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

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甲此類是也又問過惡揚善順天命由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入用入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享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

謙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有終之象

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兌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因說王荆公上韓魏公啟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談魏公也○錄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

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鬼神言言言福是有此造化之柄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吉

凶字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

何和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

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因云上

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

卜筮使言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

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

謂此也。初但有吉而無文，往往如今之坏交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可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時舉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者，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專謀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賀孫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恐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踰。如古之聖賢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則雖尊而不光。子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憊

哀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哀多益寡。淵問謙哀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久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學履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

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况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為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主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當發揚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六四為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不為過。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

行師如何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時舉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

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專說。

征伐何意曰坤為地為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聖人元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又蔚問謙上六志未得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

問謙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衆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王土為國故云。

征邑國也以此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

以為謙矣，曰老子言六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衰者勝矣，孫子曰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是用兵。

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 蓋自初六積  
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  
入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曠事而懼皆是此意 銖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淵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  
配了他亦不服 淵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 淵  
先主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

考也 個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時舉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 疏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

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

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禁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

先主以作樂崇德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

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時本

介子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

句 淵

問六三云上視訟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  
入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為樂者也 翰

由象猶言由願淵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形卦若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淵

天下隨時處當從至肅說淵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某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看否子蒙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变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变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存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交動然尚未深淵

小子丈夫程說是方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况於鬼神乎之意淵

蠱

血蠱為蠱言器中盛那蠱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那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

吾類

卷二十一

十一



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  
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淵○必大錄上頭  
只管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  
安得不蠱舊聞趙德莊如此說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  
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  
必有唐太宗若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知此便無  
天道了所以彖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礪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  
了是那欲壞之時便蠱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柱則箇雖  
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淵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  
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

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  
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止必為此說非惟不成  
道理且非易象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而說隨皆  
言卦義某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  
在下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  
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此  
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  
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庚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  
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  
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  
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  
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

言類  
卷二十一

十一

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自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時此節若能断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卜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

也 錄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及有一人赴召請教於龜山龜山云不要拆壞人屋子皆是此意思及胡文定論時政說得便自精神索性堯夫詩云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天下事必大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脊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謂治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歪振底話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折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拄過其說巽止之義蓋亦如此意爾豈不大害哉 端蒙

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曰且緩下手

莫去拆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便無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身方能治蠱也德明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事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只是事之壞了者祖道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身通而後天下治九淵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發動民之觀聽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銖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淵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更幹箇甚麼淵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返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淳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  
曰然此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  
也學履

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  
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  
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  
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  
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  
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感為  
感亦是但覺得牽強此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  
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看也

銖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通也解  
亨字亦是其惟如此所以須用說八月有凶者蓋  
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無所臨  
却還去臨那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  
却把卦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臨之切敦  
臨有敦厚之意

必強分析賀孫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通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  
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  
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

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  
 至上九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良上九亦  
 謂之敦良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  
 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  
 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  
 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  
 險易此便是太底卦

觀

臨非灌之義臨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  
 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顯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  
 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  
 底即是臨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止以觀天下謂以此

觀示之也

問臨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  
 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臨是未用事之  
 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臨之意常在若薦則  
 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  
 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且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  
 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  
 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

學復

問臨而不薦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臨  
 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

用之問臨而不薦伊川以為灌也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盡  
 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

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朱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主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登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

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嫩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各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備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為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

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  
遠觀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  
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  
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  
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曰此我乃是  
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  
名卦係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不  
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者所謂不可為典要  
惟變所適也此說我字與本義不同當考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  
神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淵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

邪曰上一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  
愈親切底意思學履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  
下而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  
取陰盛之象也時舉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  
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粟其墉之類淵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礪

語要

卷二十一

十一

朱子語類七十卷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錄朱子語類第七十一

易七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淵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

解曰據其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治錄云分

也猶均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治錄云剛柔分語又問復卦剛

反作一句否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

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

索儘有條理時舉治同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為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

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

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

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

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履

噬膚滅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

於器中也噬乾肺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

按噬膚滅鼻之說與本義不同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

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

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

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

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止而遇此所以遇

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

終无咎也銖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曰

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之事不

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

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

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刑石之類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

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  
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  
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淵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  
似且得分曉礪

問君子明德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德政是明之小者無  
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  
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德政是就離上說  
無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  
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小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  
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九就象中說則意味長  
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李履

山下有火賁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  
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旅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  
外明內止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  
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  
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個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  
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子旬  
時不赦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  
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  
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  
決之也備

問明德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  
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

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  
籠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手  
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  
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曰此一段與周禮秋  
官同意礪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文無所費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  
象如此

問賁于丘園束帛爻爻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  
而言者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  
敦本說曰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爻爻為盛多之貌曰  
非也爻爻者淺小之意九淺字箋字皆從爻或問淺小  
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

然終却吉去偽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  
象曰雖是止體亦是止此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  
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  
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  
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  
故象云有喜也礪

問賁于丘園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  
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  
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  
吝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憫  
賁于丘園束帛爻爻是箇務農尚儉爻爻是狹小不足之

意以序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交交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盡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帶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學履作務農敦本之義束帛交交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淵

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以好蓋賁三陰皆受賁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賁入束帛交交他解作裁剪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

象束帛交交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履學

問九五，是柔中，君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交交之象。交交，淺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交交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曲。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

上九兩爻却是貴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五園又曰束帛爻爻至五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貴極之象也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心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教人解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恣地拘各自說一義

剝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問剝之初與二爻貞凶是以陰莖陽以小人莖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

小人剥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之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為茆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淵

舊見二十家叔說懷字廬如周禮秦無廬之廬音廬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白漸漸化至三十白至二月一白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

須當通看乃好錄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時不曾生絕盡於上這些字便生於下卓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曰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十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日陽亦未盡否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終立冬便萌芽下面有此氣象上面剝一分下面便

萌芽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了清

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閑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終消下

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分他從三十日復逐分累起

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分已成消時也如此

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直卿問冬至子

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

一陽不是一陽方生曰冬至方是結筭那一陽冬至以後

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

生矣賀孫

為嫌於無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

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

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

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

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

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卿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

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

之理這箇才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

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

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剝陽生逐旋如此陰不

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寓

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

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旦便生一分

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

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夫乾姤  
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復  
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某以為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  
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  
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德  
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  
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劉復之曰蔡季通嘗言陰  
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然  
聖人不言耳元定不取以為然也道夫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詰諸生念思之云程先生於  
易傳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答皆不合復請  
問先生曰剥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  
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後之一

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白生一分上面積得一  
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  
得天地無休息處義剛曰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一陽是生於此月但  
未成體耳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謂如六  
一段而一段又分為二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  
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如天  
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  
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  
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  
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  
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



問坤為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九物變之漸，不惟月變，且變而時亦有變化，人不覺爾。十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學後

味道舉十月無陽，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二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全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疇覺之哉。又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蓋見此理陰

陽消長亦然，如胞胎時十月具方成箇兒子。植○賀孫錄見下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本抵剝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如賀孫問不頓進是漸生，不頓虧是漸消，陰陽之氣皆然，否曰是。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一線路過，因而復發耳。雅大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淵

問朋來無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  
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陽長將次並進以至極  
則有朋來之道而無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  
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  
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  
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六  
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  
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  
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  
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個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  
以順行是解出入無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  
子細尋索儘有條理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茫發動了最可以見  
生氣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  
只有箇仁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孟子說四  
端猶四體闕一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為入矣心  
是一箇運用底物只是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  
體驗可見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  
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  
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

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直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僞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稀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

微勞動也，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鉢。

復見天地之心，動之端，靜中動，尋常吐露見於萬物者，盡是

天地之心，只是冬盡時物已成性，又動而將發生，此乃可見處。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秋歛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

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傑。

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

伊川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說蓋謂天地以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其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

始而此天地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端

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竊謂十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

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慄慄

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錄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無乃見天地心曰他說無是胡說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沉迷蔽錮之時忽然一發自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

士臣構怨於諸侯，謂極矣。及其不忍，齧齧即見善端。之前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居甫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見。某問靜亦是心，而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念動意始得。曰：王弼說此似把靜作無，曰：渠是添一重說語，下自是一陽如何說無，上五陰亦不可說無。說無便死了無復生成之意如何見其心，且在入身上一陽善也。五陰惡也。一陽君子也，五陰小人也。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且看一陽對五陰是惡，五而善一纔復則本性復明，非天心而何。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去靜觀復者，又何謂曰：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

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為明白之動。明白所積底便為後白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氏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一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元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大要子之初，氣天

語類

卷二十一

四

聲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義可謂振古豪傑

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其於本義亦載此詩蓋  
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是十一月初冬至是十  
一月中小寒是十二月初大寒是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  
十一月之半也入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  
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裏起略  
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  
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  
正希也

漢鄉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  
際子入井未激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  
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

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康節無此說方子。廣。錄見下。

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  
子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善無凶之時否先生良  
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怵惕惻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  
正淳云此正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某嘗謂  
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  
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為說不似周子說無極  
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週遍若如周  
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  
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賀孫錄

別出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林陽剛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剛隱而未成林陽剛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東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字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東節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孫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往來只做人說覺不務接論復見天地之心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

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此獨曰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為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云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來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看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



其有中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略看去纔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知不識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又問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孫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節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見此是聖人因替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學

國秀問舊見蔡元定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

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備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言也道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而衆惡却遏他不得

問一陽復在入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渾

敬子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

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頭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仔細個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悲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

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說與濂溪同個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自閉關入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滾了豈不壞事賀孫

陽氣始生甚微必安靜而後能長問曰此是靜而後能動之理如何如人之天理亦甚微須是無私欲撓之則順發出來曰且如此看又問安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端象

叔重問先王以至白閉關程傳謂陽之始生至微當安靜以養之恐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至是方成體爾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又問復見天地之心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見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唯

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夏至夏至

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絕彼柔道所以絕陰氣易始之初六繫于金柅

是也

問無祗悔祗字何訓曰書中祗字只有這祗字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祗者如多見其不知

量也多祗也祗與只同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簡當敬

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允言三年十年三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說了礪

无妄

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没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出汗通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

必大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体大其以正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這裏難為斷殺他淵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淵

征字說得不同淵

問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

因論易傳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

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荆公无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礼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十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為

或說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  
又象如此占着此文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  
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  
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文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  
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决枉致如此則吉如此則凶  
枉致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  
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  
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  
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  
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  
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  
般微有不同耳災是禍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

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問

問不耕穫不菑畲伊川說又詞與小象却不同如何曰更  
是曉不得文下說不耕而穫到小象又却說耕而不必  
求穫都不相應某所以不敢如此說他又辭分明說道  
不耕穫了自是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又曰看來  
无妄合是無望之義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  
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亨  
了又却須是真正始得若此字不正則行有眚眚即與  
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是他那裏便有災  
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書云眚災肆赦春  
秋肆大眚眚似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又曰此不可

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少問自有一時，築著磕著，如今人問，杯琖杯琖，上豈曾有道理？自是有許多吉凶。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者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淵問不耕穫，不蓄畬，曰：言不耕不穫，不蓄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蓄而畬，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無故而自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

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太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耕穫不蓄畬之意。曰：此出史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無已鼻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銖

不耕穫不蓄畬，如易傳所解，則當言不耕而穫，不蓄而畬，方可。又如云極言无妄之義，是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占吉凶之詞，至彖象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蓄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

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望之災或繫之牛行人  
之得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  
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庶  
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見大人也然吉凶以正勝有雖  
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凶却無悔吝故橫渠  
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  
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不  
直方大却反凶也必大錄此下云如春秋時南蒯占得  
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為大言示子服惠伯惠  
所由雖得吉之然所為却不黃裳即是大凶符

未字多費辭備

太畜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淵  
篤實便有輝光良止便能篤實淵  
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  
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身之象但上九已通  
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  
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  
六為正應皆陰皆陽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  
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  
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  
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

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又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知四之元吉耳

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何字亦不可知

頤

頤頤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

又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淵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淵

問觀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作所以養生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於脩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履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



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  
自求所養而求人所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  
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  
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  
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  
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  
曉耳銖曰音辯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  
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  
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能不然則  
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  
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  
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太川六五不能養

又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  
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  
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  
頤當為句拂經于五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  
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  
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頤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  
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  
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  
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太川耳銖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  
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廣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

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踈也

學履義剛錄云下三爻是資也

願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文如何是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願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此爻不可曉

### 大過

問大過既棟撓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辭可見棟撓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子却因剛

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身也太抵彖傳解得卦辭且是分明

學履同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又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來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樂書中行偃弑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賜澤減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避世無悶確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太過是底如獨立不懼避世

无愆是也淵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

在淵

問大過棟撓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撓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又曰四陽居中如何是太過二陽在中又如何

言類  
卷十一  
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得便也可占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無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錄

坎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

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淵

坎水只是平不辭滿盈是滿出來淵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斫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以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自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

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錄

樽酒盞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

問納約自牖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坎不盈祇既平祇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祇字解復卦

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

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

皆是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

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

大也

離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

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

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

身東坡說道刺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

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

離字不谷單用淵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是這意且畜養順之物曰

然

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

繼世重明之義不同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

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恣地說只

得且說未詳淵○本義今無未詳字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曰明

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洊至

非以明兩為句也明字便是指日而言○學履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曰明來白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

箇日頭淵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自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

作蓋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備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

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

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

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

正字耳又問曰是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

自樂則不免有嗟感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

當觀曰是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

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曰九四以剛以柔

故有突如其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為火故有焚如

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

自當做一句曰說時亦必通但文勢恐不如此舉時

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

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履

焚死棄只是說九四陽之突出來逼殺上一爻焚如是不最

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淵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確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淵

問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

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

得禹皋陶為已憂是是否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中故其

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此二句便取以為說金錄云恐

於上下文不相通所以有牽合之病解釋經義最迫如此去謨偽

有嘉折首是句淵

朱子語類卷七十一終

